

# 婆阿家王的明開

故衛  
事生

## 台燈的八丈 (六十)

·松 老·

已。按理說是不會病得如此的。」

「松先生，我說你可別見怪，上次我姪女來問病，因為沒

有說明白，你還說她忙中有錯，今兒個你說了半天我還不知道

阿鑼到底生了什麼病呢？」

「阿婆你說的對，是這樣的一回事，今天阿鑼來對我說她一陣一陣的發寒熱，右手中指又痛又熱，我看，啊！可了不得，中指一直到手背都腫了，手指尖上還包了一片破布哩！」

「啊，是生瘡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我就問她怎麼起的，原來四天前她忽然覺得右手中指側面有點痛，自己一看有個白色的膿泡，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一隻縫衣針去把它弄破了，拼命的擠，還敷上一些藥草呢！」

「這真是糊塗！」

「可不是，她就沒有來告訴我一聲兒，其實在那個時候，若由我給她治一下，可能早好了。現在病菌已傳到手背上，必定要休息，注射才能好起來，她自己還多受許多罪。」

「真的冤枉！住在醫生家裡，有病還不早治，別人家也難怪常生病了！」

「所以我說，一個人能够知道什麼事是重要也真不容易！」

張鑼就沒有這點知識。」

「說起來也可憐，從小做養女，出嫁後又作了寡婦，半生都只知道苦苦的做事，那兒知道保養自己的身體啊？」

「可是現在她已經不是那樣苦了，平常她常見阿婆到我家，也應該注意到

我們說了些什麼呀！」

「人老了都是戀舊，養成的壞習慣總不肯放。大人有嘴會罵孩子；你們有學問的人也會怪我們無知識的人不長進，其實，松先生，我再說你別見怪……」

「當然，我應該早注意到她的手上包的破布了！」

「阿婆，你能不能再替我找一個佣人？」松大夫問阿婆。

「張鑼呢？她不是做得很好嗎？」阿婆趕緊接着問他。

「可是她現在有病，不能做事了。」

「所以我說我家可說是丈八的燈臺，照見別人，照不見自

己。按理說是不會病得如此的。」

「所以說我家可說是丈八的燈臺，照見別人，照不見自

己。按理說是不會病得如此的。」

